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 第五十四回 慎邦交紆尊禮拜堂 重民權集議保商局

卻說江南官場上自從這位賢制軍一番提倡，於是大家都明白他的宗旨所在，是見了洋人，無論這樣人如何強硬，他總以柔媚手段去迎合他，抱定了「豐不我開」四個字的主義，敷衍一日算一日，搪塞一朝算一朝。制台如此，道、府不得不然；道、府如此，州、縣越發可想而知了。幾個月前頭，不知那裡死掉一個外國有名的教士。這教士在中國歲數也不少了，一年到頭，勸人為善，卻著實做些好事。偶爾地方上出了甚麼民教不和的案件，只要這位教士到場，任你事情如何棘手，亦無不迎刃而解的。所以各省的大吏亦都感激他。後來奏聞朝廷，不但屢次傳旨嘉獎，而且還賞過他頂戴、匾額。由外洋進來傳教的，總算數一數二的了。誰知皇天不佑好人，他年紀並不大，忽然得了一病就此嗚呼哀哉。他們在教的人開什麼追悼會、紀念會，自有一番典禮，不用細表。

單說這位制台大人，從前因辦交涉也受過他的好處，此時聽見他的凶信，立刻先打了一個電報，足足有好幾百字，去慰唁他的夫人、兒子，又特地派了自己的二少爺同著本省洋務局老總胡道台，帶了吊禮，坐了輪船，前去吊唁。一直等到送過教士的夫人、兒子回國，方才回來。自有此一番舉動，大眾愈加曉得，不但同在世的洋人往來酬應必不可少，就是吊死送葬一切禮信也不能免的。因此便有些州、縣望風承旨，借著應酬外國人以為巴結制台地步。

目下單說江寧府首府該管的一個六合縣。這六合縣在府北一百一十五裡，離著省城較近，自然信息靈通。此時做這六合縣知縣的乃是湖南人氏，姓梅，名仁，號子賡，行二。這人小的時候，諸事顛顛預預，不求甚解。偶然人家同他說句話，人家說東，他一定纏西；人家說南他一定纏北。因此大家奉他一個表號，叫他做「梅二纏夾」。幸喜他凡事雖然纏夾，只有讀書做八股卻還來得，居然到二歲上掙得一名秀才，到七歲上又掙得一名舉人。有人說：他前一科就該得意的了，只因為一首八韻詩，是「平平仄仄」平起的，後四韻忘記了，卻又鬧個「仄仄平平仄」，變成功仄起的了。因此，房官看到那裡，圈不下去，就打了下來。批語上拿他三篇文章贊他天花亂墜，只可惜詩上倒了韻，不能呈荐，著實替他惋惜。等到出榜之後，梅仁領出落卷來一看，見是如此，不禁氣憤填膺，不怪自己錯了韻，反罵主司去取不公，嘆自己「文章憎命」。當時有他一個同窗聽了他的話，便駁他道：「子賡，你的文章並沒有荐到主司跟前，也不是你文章做得不好，是你詩上弄錯了韻，出了岔子，是怪不得別人的。」梅仁至此方才明白過來，曉得自己粗心所致。只是他命中注定有個舉人，到了下一科，便是他發達的那年，自古道：「福至心靈」，三場完畢，沒有出岔子，等到出榜，居然高高的中了。

梅仁的父親單名一個蔚字，是個候選通判。此時正跟了一位出使英國大臣鳳大人做隨員在上海。沒有等到聽見兒子的喜信，□天前頭，就跟了欽差坐了公司船起身。他父親的為人生性愛小，歡喜占便宜。離了上海還沒有三天，這日正值風平浪靜，他一人飯後無事，便踱出來到處閑逛。後來走到一間房艙門裡，齊巧這艙裡的外國客人，因事到隔壁艙裡同別的客人談天，忘記把自己艙門帶上。這梅蔚看了看艙內無人，又見那張外國床上放著一個很大的皮包。他曉得外國人每逢出門，凡是緊要的東西以及銀錢等類都是放在這皮包裡頭的，他便動了垂涎之念，也不管自己是何職分，並是何身價，且忘記自己這趨跟著欽差出洋還是替國家增光來的，還是替國家丟臉來的，此時都不在念，一心一意只想偷他一票，以為：「我此時身在外洋，就是破了案，也沒有人認得是我的。」主意打定，便躡手躡腳掩入房中，把個皮包提了就走。一提到自家那間艙內，急忙將門掩上，想把皮包打開來看，誰知又是鎖著的，後來好不容易拿小刀子把皮包划破了，把裡面的東西一齊抖出，誰知這皮包內只有一卷字紙、幾本破書、兩個「金四開」，此外一無所有。他看了雖然失望，因想兩個「金四開」也值得好幾文錢，總算意外之財，這趟買賣未曾白做，便也甚是開心。後來那個失落皮包的客人當時雖然也著實尋找，後來找不著，又因所失甚微，隨亦沒有追究，所以未曾破案。

船上因為他是中國欽差的隨員，每逢吃飯，都叫他跟著欽差一塊兒吃大菜。用的家伙，什麼刀叉等類，有些都是金子打的，黃澄澄的著實可愛，而且也很值錢。他看了這個，又捨不得了，每逢吃飯，總要偷人家一兩件小傢伙。而且非但他一個，連他的同事，一位候選知府，也同他一個脾氣。當時船上因為差的東西多了，查來查去，方才查出是中國欽差隨員老爺們幹的事。那船上的洋人便氣極了，不准他們再到大餐間裡去吃飯。欽差也曉得了，面子上很難為情，私底下叫了他二人過來，著實申飭他二人一頓。梅仁的父親還不服，說道：「咱們中國的錢被他們外洋弄去的也不少了，趁此拿他點東西也樂得的。」欽差聽了格外生氣。到了倫敦，就想咨送他回國的，因為接到電報，曉得他的兒子中舉，因此才攔了下來。後來還鬧出許多笑話，下文再表。

目下單說這梅仁中舉之後，接到他父親從英國寄回來的家信，自然有一番歡喜說話；接著又勉勵他，無非叫他潛心舉業，預備明年會試。末後說到自己，還要自己信口胡吹，說他自到外洋辦理交涉，同洋人如何接洽，洋人如何相信他，欽差如何倚重他。好在沒有對證，騙騙自己的兒子罷了。」信上還說：「我的底子不過通判，將來保舉雖然可靠，然而一保同知，再保知府，三保道員，其中甚費周章，而且耽誤時日。」意思想叫兒子把家裡的幾畝薄田，還有幾處市房，一齊盤給人家，拿出錢來，等兒子明年上京會試的時候，替他上兌捐一個分省補用知府，如此一保便成道員，似乎來的快些。梅仁得信之後，遵照辦理。

等到事情辦妥，已經過了新年，急急起身，跟了大幫舉子上京會試。頭二場幸喜沒出岔子。到了第三場，他每策止限定三百字，不知怎麼一個不留心，多拽了一張，鬧了一個曳白。他急了，便胡湊亂湊，把這條策多湊了一頁。雖然沒有被帖，然而每篇都是三百字，這篇鬧了個「大肚皮」，文理又不甚貫串，自然就吃了這大肚皮虧了。等到出榜，名落孫山，心上好不懊惱。一面急忙忙想替老人家把官捐好，便即出京。

（策：考試時以問題出之於第（冊），令應舉者作答，稱為「策問」，簡稱策，後來成為一種文體。）

（曳白：白紙上只字未寫叫曳白，考試時交白卷或跳頁未寫，也叫曳白。）

齊巧這年山西鬧荒，開辦急賑。忽有人同他說起：「目下只要若干銀子，捐一個大八成知縣，馬上就得了缺。」他聽說不覺心上一動，說：「老人家的保舉總在三年之後，等到開保的前頭再給他報捐也不為遲，何如我此刻先拿這錢自己捐個大八成知縣？倘或選得一個好缺，這兩年之內，先賺上幾萬銀子，也未可知。」主意打定，便把老子的事情閣起，先辦自己的事。果然天從人願，不到半年，便選到江南做實缺知縣去了。總算他官運亨通，一選就選到江南六合縣知縣。到省的時候還是前任制台手裡。前任制台是個老古板，見面之後，問了幾句話，梅仁都是老老實實回答的。前任制台喜歡他，說他是書生本色，因此並不留難，馬上就叫藩台挂牌，飭赴新任。到任之後，公事一切尚稱順手，過了半年，無甚差錯。制台既是古板，有些性情，同洋人交涉的事件，自不免就要據理直爭，不肯隨便了事，因此洋人在他手中不甚得意。上憲既如此，做下屬的也想以氣節自見，都要批駁洋人一兩件事情，以為表見之地。

這梅仁的為人，雖然沒有什麼大閱歷，然而上司的意旨卻也不敢不留心；既留了心，還有什麼不照著辦的。六合縣在內地，同洋人來沒有什麼交涉。一天有個教民欠了人家的錢不還，被他抓住了理，打了這教民一頓。這教民本來是個不安分的，所以教士並不來保護他。梅仁因此揚揚自得，便上了一個稟帖，以顯他的能耐。齊巧前任制台奉旨來京，未曾來得及批他這個稟帖，已經交卸，後任就是現在這位媚外的新制台了。在拉管卷內看見這個稟帖，心上老大不高興，便說：「朝廷敦崇睦誼，視教民如赤子，不憚三令五申，叫地方官極力保護，該令豈無聞知？乃膽敢虐待教民，又復詞詞瀆稟，以為見好地步，實屬糊塗謬妄！除嚴行申飭外，並記大過三次，以為妄啟外豐者戒！」不倫不類，罵了下來。梅仁接著一看，賽如一盆冷水從頭頂上直澆下來，心想：「前任制憲是如此，後任制憲又是如此，真正叫我們做屬員的為難死了！但為今之計：當王者貴，少不得跟著改變從前的宗旨，或者還可立腳。」

凡是初次出來做官的人，沒有經過風浪，見了上司下來的札子，上面寫著什麼違干、未便、定予嚴參等字樣，一定要嚇的慌做

一團，意思之間，賽如上司已經要拿他參處的一般。後來請教到老夫子，老夫子警解給他聽，說：「這是照例的話句，照例的公事，總是如此寫的。」頭一次他聽了，還當是老夫子寬慰他的話，等到二次、三次弄慣了，也就膽子放大，不以為奇了。又凡是做官的人，如在運氣頭上，一帆風順的時候，就是出點小岔子，說無事也就無事。倘若正在高興頭上，有人打他一下悶棍，無論大小事件，他吃了這個癩子，心思登時不靈，手足也就登時無措了。

目下單表這梅仁到任已經半年，各種什面都算見過，再加制憲垂青，公事順手，雖然他的為人平時有點顛預，因在運氣頭上，倒也並不覺得。只可惜忽然換了上司，變了局面，結結實實一釘子碰了下來，正是上文所說的，「在高興頭上，被人打了一下悶棍」，登時弄得兩眼漆黑，走頭無路。一回又想做好官：「索性同上司去碰上一碰，就是革職，也博個強項聲名。」一回又想：「自己巴結到這個官，也很不容易，而且缺分又好。倘或同上頭鬧翻了，莫說參官，就是撤任，在省裡閑空起來，這是何犯著呢！況且這捐官的錢原是預備替老人家過班的，如今還沒有補上這個空子，已經把功名丟掉，怎麼對得住老人家呢。」有此幾個講究，少不得就要委曲下來，改換自己的宗旨。照此看來，人家雖稱他為「纏夾先生」，其實他並不纏夾。但是他自從受了這個癩子，少不得氣焰登時矮了半截，不但精神委頓，舉止張皇，就是說話也漸漸的言無倫次了。六合離省城最近，制台一舉一動，都有耳報神前來報給他的。他見制台是如此舉動，越發懊悔他自己的從前所為，只因矯枉過正，就不免鬧出笑話來了。

南京城裡回子頂多，因此這六合的地方也就不少。有天一個回子被一個人扭到衙門裡喊冤。喊冤的人叫盧大，回子叫馬二。盧大控告馬二，說被馬二一拳頭打掉他一個門牙，淌了若干的血。同馬二評理，馬二不服，掄起拳頭，接連又是三拳，現在腰裡膀上都受了重傷，所以扭來求大老爺伸冤。

其時，正值梅大老爺早堂未散，一聽是鬥毆小事，合吩咐把兩造帶到案前跪下。梅大老爺先把名字問個明白，然後又追問為什麼彼此打架。盧大尚未開口，馬二先搶著說。才說得一句「回大老爺的話」，梅大老爺曉得他是被告行凶打人的人，心上先有三分不願意，他便把眼睛一楞，拿驚堂木一拍，罵了聲「忘八蛋！老爺還沒有問到你，用你插嘴！」兩邊差役一見老爺動氣，便一齊吆喝：「不准多嘴！」老爺至此，方才細問盧大端的。

盧大道：「小的在南街上王公館裡管廚。王公館的主人喜歡吃燒鴨子。這馬二店裡，油雞、燒鴨子、咸水鴨子都有。小的整天上街買菜，總到他店裡買半只燒鴨子。這天買了菜回來，又到他店裡，小的就拿菜籃子往他櫃台一擺，他就同小的翻起來了。小的同他講理，說：『我同你也算老主顧了，就是借你的櫃台擺擺籃子也不打緊，用不著這個樣子。』」

梅大老爺說：「是啊，他怎麼樣呢？」盧大道：「他把眼睛一豎，說道：『別的事情咱同你講朋友，這個可來不得！』」梅大老爺道：「你怎麼說呢？」盧大道：「我說：『我的籃子擺末已經擺了，收不回去了。你待怎麼我的？』青天大老爺！這馬二聽到這裡，也不同小的再說什麼，便伸過來一拳頭。小的一個不防備，早把小的的門牙打下來了，現在還在這裡尚血哩。小的趕著問他為什麼打人，他舉手又是三拳，這可把小的打壞了。」

梅大老爺一聽這話，便把驚堂木一拍，臉上露著一團怒氣，指著馬二罵道：「好個混帳王八蛋！他借你櫃台擺擺籃子，什麼大不了的事！你膽敢行凶打人，這還了得！」說著，就伸手到簽筒裡去抓簽，想打馬二的板子。

那馬二急了，便在地下碰頭，說道：「我的老爺！你聽明白了再動氣，小的是在教啊。」梅仁上次原是因為打了教民，碰了制台釘子，這番一聽「在教」二字，不覺心上畢拍一跳，忙從簽筒裡先把那只手收了回來，心上獨自想道：「好險呀！幾乎鬧出點事情來！」一面拿袖子擦頭上的汗，一面又吩咐馬二快說。說話時，那梅大老爺的臉色已經平和了許多，就是問話的聲音也不像先前之疾言厲色了。當下只聽得馬二回道：「大老爺明鑒：小的從老祖宗下來一直在教。」梅仁道：「原來你是世代在教。你們教裡的規矩我曉得的。快起來，快起來，不要你跪著說話。」於是馬二站立在公案西邊，原告盧大倒反跪在下面。

只聽馬二又回：「小的櫃台借給他擺擺籃子，原不打緊。大老爺可曉得他籃子裡是些什麼。」梅仁道：「是些什麼？」馬二道：「請大老爺問盧大。」盧大接口道：「籃子裡有什麼，有他媽媽的肉！」梅仁把驚堂木一拍，道：「公堂之上，由你信口罵人，看來就不是個安分東西。給我打嘴！」左右一聲吆喝，登時幾個人上來，猶如鷹抓燕雀一般，揪住盧大，打了□個嘴巴。老爺又問馬二。馬二道：「小的是清真教門，豬肉這件東西原是忌的。盧大籃子裡又是豬頭，又是豬蹄子，不乾不淨，就往小的櫃台上擺。小的先同他好說，叫他不要擺；不料他倒惱了，開口就罵小的，說什麼『豬爹爹』、『驢祖宗』，可把小的氣急了，順手推了他一把是有的。小的並沒有敢拿拳頭打他。這都是他渾告，求大老爺的明鑒。」

原來梅仁一時糊塗，只認做中國人吃了教便稱「在教」，並不曾想到回子也稱「在教」。雖是馬二拱了出來，他還是執迷不悟，連說：「你們教裡規矩，自然是吃了教就得念經，念了經就得吃素，什麼葷腥原不准進門的。這件事是盧大不是。……依我老爺的意思，盧大就先該打。」

盧大一聽老爺要打他，連忙分辯道：「他的教並不是人家吃的那個教，用不著吃素，他自己還宰雞鴨哩。」梅仁道：「無論他那一教，都是一樣，本縣皆有保護之意，斷不容你們這些刁民欺負他的。」說著，又喝令：「拖下去打！」盧大急了，拚命的磕頭，說：「求老爺的恩典！」梅仁道：「你這東西可惡，不能如此便宜你！你還是願打呢，還是願罰？」盧大又磕頭道：「大老爺的恩典！小的一個當廚子的，那裡有許多罰呢？」梅仁道：「不罰不成功！現在姑念你初次，我老爺格外加恩典給你，你拿出三□塊錢給馬二重修櫃台，就此完案。如果不罰，打八□大板，枷在馬二店門口三個月。你自己想，還是走那一條路好？」盧大又磕頭道：「三□塊實在罰不起。」後首求來求去，減到□二塊洋錢，當天還沒有。梅仁便吩咐拿他交保出外措資，限三天交案；隨囑咐馬二到第三天當堂來領。馬二打了人，倒反打了贏官司，好不高興頭。可憐盧大挨了馬二一頓打，老爺非但不給他伸冤，還要罰他出錢，真正晦氣！

閑話休表。且說轉眼之間，三天限期已到。盧大的怕打，早已連借帶當，湊了□二塊洋錢送到衙門裡來。此時老爺正坐在堂上理事，盧大把洋錢交了上去，老爺吩咐他一旁靜候，等到馬二到案具領，准予銷案。盧大無可如何，只得息心屏氣，等在外面。誰知一等等到散堂，那馬二還沒有來。老爺沒有工夫等他，早已退堂。盧大卻不敢就走。後來好容易等到了上燈，馬二才來。老爺叫原差出來，問他為什麼到此時才來。他說他的老師父死了，前去幫忙，所以到這會才來的。原差據情稟復。

老爺便問：「可是他教裡的老師父？」原差道：「正是。」梅仁心上盤算道：「上回我打了那個吃教的，他們教幫中一定是恨我了，如今我何不借著這件事情同他們聯絡聯絡，不但可以解釋前嫌，而且叫上頭制台瞧著心上也歡喜。況且近來不多幾時，那一省死掉一個教士，制台還派了自己的二少爺前去吊孝。我的官比不上他，總得自去走一趟，叫人家看了也鄭重些。」想定主意，仍叫原差出來問馬二，問他們的老師父在那裡死的。馬二照說一遍。梅仁又叫原差出來留住馬二，說：「老爺要去上祭，叫你領路，一塊兒回去。」馬二自然遵命。梅仁便吩咐大廚房裡立刻備一桌祭席，叫人挑著，自己亦就頂冠束帶，出來上轎。馬二在前領路，一領領到清真寺門口，歇下轎子。老他出轎，其時已是深夜，亦看不出上面寫的是幾個什麼字。梅仁還疑心他們是個禮拜堂，連忙踱到裡面，忙著叫跟來的人擺設祭筵。那馬二卻早已去找老師父的家小以及他們那般在教的，霎時男男女女，亦就聚了七八□個人。有些都是聽說大老爺來上祭，趕著來瞧熱鬧的。但是聚了一屋子人，梅大老爺舉目四看，並不見一個外國人。心想：「教士的家小總應該是洋婆，怎麼如今來的全是些中國人呢？」

正在心上疑疑惑惑，不提防那桌祭筵才擺得一半，已被那些回子打了一個空，登時人聲鼎沸起來。還有人提起一個豬頭摔到梅大老爺這邊來，一齊嚷著說：「不要放掉了那狗官！他不是來上祭，竟是拿我們開心來的！」原來此番梅仁來的孟浪，只聽了「在教」二字，便拿定他是外洋傳教的教士，並不曉得是回子，倒反備了豬頭三牲來上祭，豈知越發觸動眾回子之怒，鬧了個沸反盈天！梅仁幸虧馬二保護著，從人叢裡逃出來。走了幾步，跟班的差役們方才慢慢的跟了上來。

梅仁轎子是已被眾回子拆散的了，只得步行回衙。一頭問馬二：「你們這裡傳教的總不止你老師父一位別的外國人以及你老師

父的家小都到那裡去了？」馬二到此方對他講：「我們雖然在教，並沒有什麼外國人，大老爺不要弄錯了。」梅仁又問左右。跟班的才回稱：「這裡是回子的清真寺，並不是什麼外國人的禮拜堂。」梅仁怪他：「為什麼不早說？」跟班的回道：「小的至今沒有明白老爺到那裡去，只知道老爺叫馬二領路，所以一齊就跟到這裡來的。」梅仁又問馬二：「你們老師父可是那個住在堂裡的神父？」馬二道：「我們只叫老師父，不曉得什麼神父不神父。」梅仁至此方才明白過來，自己沒有問清，拿著回子當做了外國傳教的了，但是臉上又落不下去，回衙之後，立刻坐堂，把剛才傳話的原差叫上來罵了一頓，又打了二百屁股，總算替大老爺光了光臉，才把這事過去。

自此以後，梅仁有□幾天沒有出門，生怕路上碰見了回子再來打他。其實眾回子當時雖然鬧了個沸反盈天，當中究竟也有幾個懂事的，說：「他無論如何不好，總是地方官，倘一翻臉，你們總敵他不過。」因此到了第二天，大眾亦就偃旗息鼓，沒有鬧到衙門裡去。梅仁聽聽外面沒有什麼動靜，方才一塊石頭落地。

又過了些時，上頭有文書下來，叫地方官提倡商務。六合是個小地方，又是內地，沒有什麼大生意的。梅仁卻因上回責打了教民，碰了制台釘子，一直總想做兩件仰承憲意的事，以為取悅之地。無奈越想討好，越不討好，以致誤認教民，又被回子糟蹋了一頓，心上好不煩惱。如今得了這個題目，便想借題做一篇新鮮文章。上頭的公事是叫地方官時時接見商人，與商人開誠布公，聯絡一氣。地方有事，商為輔助；商民有事，官為保護。總令商情得以上通，永免隔閡之弊。

札子上的話是如此立意，原非不善。梅仁因想借此做番事業，便把札文反復細看，看了□來遍，忽然豁然貫通，竟悟出一個道理來。當時拿了札子，一直奔到老夫子書房裡，對老夫子說道：「據兄弟看來，上頭的意思還是重在『地方有事，商為輔助』的一句話上。輔助什麼？不過要他們捐錢而已。本來現在地方上很有些上頭交辦的公事，什麼學堂等等，一齊都要地方官籌款，如果辦不起來，還有處分。兄弟正在這裡發愁，如今可巧有這件札子，我們以後的事倒有了些把握了。」

老夫子接過札子，大約看過一遍，歪著頭想了一回，不禁一跳就起道：「翁！你真可謂讀書得間了！你說的一點不錯，上頭正是這個意思！但是話雖如此說，我們辦事須有個秩序。上頭既叫我們保護商人，我們如今先不說捐錢的話，先借一個地方，或是公所，或是總會，以為接待商人之所，等他們一齊來了，彼此也聯絡了，然後再向他們開口。人有見面之情，你開出口去，他們總得答應你的。」老夫子說一句，梅仁應一句。等到老夫子說完了，他又一連說了兩句：「著！著！我兄弟就照你老夫子的話去辦。前天兄弟看見制台轅門抄上寫著省城裡已經設了一個保商局，派了黃觀察做總辦，大約亦就是辦理此事。我們姑且托他到省裡打聽打聽章程是個什麼樣子，我們也照辦一個，可好不好？」老夫子道：「好好好，就是如此。」

幸喜這梅仁是個躁性子，有了一件事，從不肯留過夜的，當天就本城隍廟裡借了三間房子，做了一個接待商人之所。門口挂起一面招牌，上寫「奉憲設立保商局」。另外兩扇虎頭牌，是「商局重地，閑人免入」八個大字。一面又仿照札子上的意思，請老夫子擬了告示，曉諭一切坐賈行商，叫他們都到這裡來聚會。又稟明上頭，委了本縣典史王朝恩王太爺做了駐局的委員。縣大老爺公事忙，不能常常過來問信，商人有什麼事，都找王太爺說話。這是後話不題。

且說當時忙了幾天，就檢定日子開局。恐怕開局的那天商人來的不甚踴躍，一面由梅仁先發帖子請客，凡是城廂內外，大大小小的紳衿，一概請到。又叫典史王太爺坐著轎子到各轄戶一家家去拜，勸他們到這天來入會。誰知到了這天，做買賣的來的仍然不多，大家不曉得大老爺安的甚麼心，所以有些人不敢來。只有一向同地方官有來往的幾家紳衿，還有兩個同帳房裡有首尾的一家錢莊，一家南貨店的老板來了，合湊起來不到兩桌人。梅仁甚為掃興。客人到齊，勉強入座，一席是梅仁自作主人，一桌是典史王太爺代作主人。

坐定之後，大家喝了幾杯酒，坐首座一位紳士是北門外頭大夫第，知府衙、候選同知蔣大化，先開口道：「老公祖，你這件事辦的甚好啊，你是怎麼想出來的？治弟真拜服你。」原來梅仁頭天晚上先在老夫子跟前叨了許多教，這回聽了蔣大化的話，便搖頭鼓舌說道：「這件事呢，雖不是兄弟一個人主意，然而兄弟亦早存了這個心，所以發個狠，特地趁在兄弟任上，把這件事辦成了。一來上頭有個交代，二來兄弟以後叨教之處甚多。到了這個地主，諸位既不須拘什麼形跡，就是兄弟有什麼為難之事，也可以當面商量。否則，你們諸公請想：這們一個六合縣，周圍百把裡路的地方，又要辦這個，又要興那個，巧媳婦做出沒米的飯，叫兄弟怎麼來得及呢。」梅仁這番說話總不脫他將來借此籌款的宗旨。

此時在席第五座是改試策論新科發達的一位孝廉公，身上也捐了個內閣中書，姓馮，號彝齋。據他自說：舊學不見得怎樣，新學他卻極有工夫的，所以改試策論，馬上就中，只可惜會試的卷子上有「目的」兩個字，在他自己以為用的是新名詞，房官看了還好，卻不料到了大總裁吏部尚書塔公手裡，看到這裡，拿起筆墨豎了一個小小杠子，另外粘了一張低條，注了□個字道：「以『的』字入卷內，未免太俗。」因此就沒有中得進士。等到報罷之後，馮彝齋領出落卷來一看，見是如此，氣的了不得，大罵主司一場，急急收拾回家。齊巧上頭派了委員下來勸捐，他就湊了千把銀子捐了個內閣中書，借此可以出入公門，干預干預地方上的公事。

（孝廉：漢代為選拔官吏的科目之一，時清時對舉人的稱呼。）

這日請客，有他在座。他聽了梅仁一番說話，心上老大不以為然，便想借此吐吐自己胸中的學問，於是不等別人開口，他先搶著說道：「老公祖，此言誤矣！治弟很讀過幾本翻譯的外國書，故而略曉得些外國政治。照著今日此舉，極應該仿照外國下議院的章程，無論大小事務，或是或否，總得議決於合邑商民，其權在下而不在上。如謂有了這個地方，專為老公祖聚斂張本，無論為公為私，總不脫專制政體，治弟不取也！」說著，又連連搖頭不止。梅仁卻也奈何他不得，彼此楞了一回。

第二座一位進士底子的主事公，姓勞，名祖意的，開言說道：「治弟有外孫，新近從東洋游學回來，他的議論竟與彝齋相像。我們這一輩子的人都是老朽無能了，『英雄出少年』，倒是彝翁同我們這外孫將來很可以做一番事業。」馮中書見他倚老賣老，竟把自己當作後輩看待，心上很不高興。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到了這個時候，也沒有什麼事業可以做得。除掉腹地裡幾省，外國人鞭長莫及，其餘的雖然沒有擺在面子上瓜分，暗地裡都各有了主子了。否則我們江南總還有幾□年的等頭，如今來了這們一位制軍，只怕該五□年的，不到五年就要被他雙手斷送！」

勞主政道：「那亦不見得送得如此容易，就是真個送掉，無論這江南地方屬那一國，那一國的人做了皇帝，他百姓總要有的。咱們只要安分守己做咱們的百姓，還怕他們不要咱們嗎？你又愁他什麼呢？」梅仁道：「勞老先生的話實在是通論，兄弟佩服得很。莫說你們做百姓的用不著愁，就是我們做官的也無須慮得。將來外國人果然得了我們的地方，他百姓固然要，難道官就不要麼？沒有官，誰幫他治百姓呢？所以兄弟也決計不愁這個。他們要瓜分就讓他們瓜分，與兄弟毫不相干。勞老先生以為如何？」勞主政道：「是極，是極！」兩個「是極」，直把個梅仁贊得□分得意，馮中書卻早氣得把面孔都發了青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